

公元前五萬至公元前二萬年前

尼安德塔人擁有形成字詞的生理構造，但字詞不是語言。就像烏鴉對應環境的不同因素時會發出各種聲音——你也許可以說，牠們有「人」和「狗」這些字詞，甚至可以創造新的聲音來代表某個特定人類。牠們會發出呱呱聲告訴烏鴉同伴：「農夫布朗！」但那只是另外一個字詞，字詞不是語言。循著同樣邏輯，動物研究者曾教導一隻叫科科（*Koko*）的大猩猩手語，牠後來學會代表超過一千種具體事物的手語，比如冰淇淋。但科科只會單字。牠可以指稱某些東西，本質上只是用手指頭指來指去。但那還不夠。

真正的語言始於字詞能和其他字詞連接在一起，進而形成無限種類的意義組合。語言是根據文法和句法串成的詞彙。在真正的語言中，有些字詞的確和世界上的物品或事件有直接關聯，比如：

椅子

吃

殺死

——其他字詞則沒這麼有關聯，如：

不

盡然

如此

事實上，許多字詞的意義和物理世界中的事物並無關係，而是產生於它們和其他字詞的關係。發展語言意味著，我們在使用單字時，能把單字當作其所指稱之物的化身。字詞於是可以獨立存在於事物之外。一旦這種情況發生，一整個世界的單字就會形成，平行於物質世界，與物質世界相關，但又不與物質世界相同。兩位語言使用者可以進入那個世界，彼此在其中互動，彷彿它就是世界本身。

想像兩個人的對話。一個人說：「讓我們明天在科特蘭街上的那家塔可店一起吃午餐吧。」另一個人回答：「樂意之至。幾點？中午左右？」這兩個人所用的字詞毫無相對應的物理背景。明天？午餐？中午？他們指的是什麼？什麼也沒有。而這些還不是他們對話中最有語言學特色的地方。想想讓、在、那、左右吧：這些字詞並不指涉任何地方，或任何東西。它們只存在於和明天與午餐及中午共享的語言學宇宙裡。

當我們學得真正的語言時，我們便不僅止於製造出讓同伴逃跑、打鬥或流口水的聲音。我們提升標準，將出現於腦海中的想法付諸於聲音，並在我們人類同伴的想像裡，觸發整個世界的「擬像」(simulacrum)。當兩個人討論明天中午吃塔可餅時，他們不只是在各自想像的世界裡互動，他們還在想像同一個世界。若非如此，他們明天就不會在同時同地出現。這才是真正令人難以置信之處：他們是在想像著同一個世界。

我們在開始繪畫和吹笛前不久學會語言。那不是我們發明的東西。那是歷經演化發展的生物特徵，就像與其他手指相對的大拇指。我們不是像學者煮義大利燉飯那樣「學會」語言。不管我們的團體說的是什麼，那就是我們開始說話的起點。嬰兒會竭盡所能地以各種方式和周遭的人互動：嚎啕大哭、大笑、手腳揮舞，直到他的互動方式逐漸展現意義。就在那一刻，小孩進入了群體所使用的那個象徵世界——你或許可說那是種覺醒，進入他的群體所創造和維護的現實。

在語言的象徵性互動模式裡，意義不是存在於每個人之內。意義是人類星座中的互動網絡。我們「並未擁有」透過語言傳送給對方的意義，而是「擁有」用來與網絡中其他人一起創造意義的語言。當兩個人安排一起吃午餐時，他們沒有發明塔可、明天或午餐這些字詞。如果這兩個人今晚過世，字詞和概念將繼續存在於他們所屬的那個社會場域裡。星星會讓位給其他星星，而星座保持完整無缺。

在數萬年前的某個時刻，比起沒有語言的生物，擁有語言的生物得到關鍵優勢。演化會不斷篩選生理特徵，直到我們人類成為成熟的語言使用者：地球上的唯一。於是，我們勝過所有其他製造工具的雙足步行靈長類，而他們全部走向滅絕。語言是世界歷史中「三方辯證」(trialectic) (這是我創造的字詞) 的第三縷⁶。

我得說清楚，我們不是唯一能以團體方式互助合作的動物。以一明顯例子為證：狼以群體方式出沒，共同捕獵。尼安德塔人的互助合作程度可能至少與狼群相當。但其他社會動物必須聚集在一起才能執行計畫。牠們彼此配合，來回傳送物質訊號。牠們的訊號引發彼此的回應。語言則賦予人類朝向單一目標努力的力量，即使處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亦毫無阻礙。無數人類透過語言結合，彷彿作為一個社會生物般運作。即使在他們分散各地，無法彼此發送訊號，而且某些人得面對其他人不知曉的意外情況時，他們仍能維持同步。他們能這樣做，因為他們在一個與整個群體共享的想像世界裡運作。事實是，我們人類並不直接活在物質宇宙裡。我們住在透過語言集體創造、共同維持的世界模型中。當我們誕生時，那模型已經存在；我們僅是在成熟時進入那個模型。長大成人意味著得到和其他人想像相同世界的的能力。

不管我們生於什麼樣的社會，飢餓時肚子都會咕嚕作響，但說到我們的社會自我(social selves)——啊，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們的社會自我由周遭人所決定。生物自我是軀體：它有大腦，骨架中包含神經細胞群。但社會自我則是個人：它有心靈、思想星座(constellation of ideas)、態度、想法、資訊，

和從與其他人共享（和創造）的大雲朵中所抽取的信念。那個思想星座牢牢固定於大腦和軀體，但它卻位於身軀之外，存在於那個每一人都有如神經叢的社會網絡裡。而我們用語言所創造的意義網絡，將生物和歷史連結起來。人類群體以社會星座的方式存在，社會星座則與環境互動，彷彿人類群體是某個單一個體的細胞。一旦我們開始形成這類團體自我——個體和群體皆是星座，而意義網絡只存在於成員的心靈裡，而不是物質世界中——那就是人類故事真正開始的時刻。

然而，語言授予我們的可畏力量總是造成一個問題。將我們聚集在一起的世界模型必須和實際的外在世界完美契合。而外在世界是棘手的「他者」（otherness），是變化莫測的巨大未知。想要與它同步，我們就得在新資訊進來時不斷修改模式。然而，一個社會整體無法像一個生物般瞬間改變想法。儘管社會整體的舉止也許像一個有機體，但它沒有大腦，只能以成員間的象徵性互動網絡之樣態而存在。執行改變的是那些個體，但因為心電感應並不存在，因此眾多心靈無法同時突然改變。我們住在與其他入共享的想像世界裡，但我們是以個體方式進入那些世界，各自帶著由獨特的資訊、思想概念和信念組成的星座。

如果一個社會的某些成員改變他們的感知見解和信念，但其他人卻沒有，他們共享的模型便會開始失去凝聚力。倘若模型變得模糊不清，我們作為單一整體來處理環境的能力就會減弱。事實是，我們不能與物質世界不同步，但我們也不能與彼此不同步，而這兩項要務可能會相互矛盾——實際上也常常如此。「維持彼此間的聯繫」和「維持與外在世界的聯繫」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，從語言誕生的那一刻起就牢牢嵌入人類生活中。那份緊張關係不斷引發戲劇性事件，而這就是為何語言必須與環境和工具一致的原因，也是為何語言會成為人類歷史三方辯證中的第三方。

在我們擁有語言前，我們可能就是像其他高級靈長類那樣活著。我們像牠們一樣，以小群體方式漫遊在大環境中，尋找和採集植物，獵取動物來吃。像牠們一樣，我們匿居在水源附近，白

天時分散開來，晚上再團聚在我們珍視無比的營火周遭。一個既定人類群體成員彼此間都有血親關係，罕少例外。毫無疑問地，其他高級靈長類也是如此。我們的確時不時就會在自己的地盤遇上親屬群體或物種，有時候，我們會和其他群體聚集，舉行儀式和慶典，而幾位女性會在此時懷孕，這更是毋庸置疑。在罕見的機會裡，在我們現在無法知曉的情況中，人類和尼安德塔人纏綿悱惻，進而懷孕：對，我們曾經如此親密。

然而，一旦我們擁有語言，我們便和其他靈長類分道揚鑣。也就是在那時，我們中的某些人勇於往下探勘洞穴，在牆壁和天花板上繪製壯麗壁畫，而那些藝術得在火把的火光閃爍之下才能看見。音樂誕生於那幾千年內——我們從某些洞穴裡發現的古老笛子得知這件事。我們那時一定也曾隨著音樂起舞，壁畫裡描繪的圖像可資證明。我們製造的珠寶顯示當時已有時尚概念，工具的複雜度也出現大幅提升。我們不再局限於石頭，也用骨頭、貝殼、鹿角或是木頭製造物品，儘管用木頭製造的物品沒能保存下來。我們不只製造研磨器具和劈刀，還有魚鉤和針。倘若我們有製造針，我們便有縫製衣服；如果我們在煮食物，我們一定有交換食譜。

一旦我們擁有語言，工具製造便會突飛猛進，因為我們不須再經由觀看某人親自示範如何製造東西後，才能有樣學樣。人們能描述他們做過的事，其他人則能複製那些步驟。畢竟，人們生活的世界裡有著許多自己未曾見過的事物。如果群體裡的某人見過某樣東西，那整個群體裡的每個人就算是看見了，因為這個人所屬群體裡的其他人，現在也住在同一個象徵世界裡。技巧和知識在那個象徵世界裡可以累積，每一代都在過去的已知上精益求精，製造明日的工具。

如果這個突如其來的繁盛發展涉及語言，那這或許就是「說故事」(storytelling)的開端。若是如此，那這可能就是人類首度具有歷史感的時刻，開始發明專屬於自己的昨日。宇宙誕生後的幾十億年間發生了不少事，但直到擁有「昨天」、「明天」、「當我年輕時」和「在我祖父的曾祖父時代」等概念時，你才會

有敘事。「說故事」和「歷史」意味著所有神話根源都可追溯到這個時代。對我而言，語言開花結果，故事、藝術、宗教、科技緊跟其後，這想法讓我滿是雞皮疙瘩。我幾乎可以感覺到我就在那裡，簇擁在眾人之間，而我們每個人都互有關聯，都隸屬於某一整體。在那時，也從那時開始，人類的確立足於地球。他們穿著不同的服裝，也不像我們洗澡洗得那麼勤快，但他們是我們。確確實實是我們無誤。

6 作者注：如果正反辯證（*dialectic*）是指兩個敵對方的拉扯，在過程中不斷產生新組合，那三方辯證也是歷經相同過程，只是互動力量變成三股。在人類歷史的案例中，則是環境、工具和語言。